

中國文學叢書

瞿兌之編著

中國駢文概論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

中國駢文概論（全一冊）

定價大洋五角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編著者 瞿兌之

發行者 陸高誼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
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

劉 序

兩年前我約瞿兌之先生作一部講駢文的書，他立刻接受我的請求，並且兩天工夫就起草一篇給我看。我看了之後，很滿意他的作法。但是經過兩年的工夫，催了他無數次，總還沒有脫稿。最後他寫信來說道：

……我當初的計畫，是預備作文學史中的講駢文的一段。但是經了兩年之久，新出版的關於駢文書籍，也不止一種了。就以你的駢文學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而言，就很不錯。若是疊牀架屋，實在可以無須費此筆墨。所以我躊躇很久，最後纔決定不必作甚麼駢文的文學史，也不必指示甚麼駢文的作法。只要老老實實的介紹幾個重要的作家，幾篇傳誦的傑構，及其特殊的風格，並約略的將他們的前因後果指點出來。這就是使人能欣賞駢文，能了解駢文，能運用駢文的一個絕妙方法。這或者還是別人未曾試過的一種工作。我根據這個計畫，寫成十六篇可分可合的論，以踐我兩年前的約，你看以爲何如？

我接了他的信和文稿，細讀一遍。覺得他這種謙虛審慎不肯輕於下筆的精神，固然可佩；而他不肯作人家已經作過的工作，尤其是著作家模範的行爲。

瞿先生的見解，以爲駢文這個名詞，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，實際上就是指由漢到唐這一段文學最昌明的時代的文學。從這個觀點出發，方才能切實了解駢文，所以他講駢文——他描寫一個作家一篇作品——都有聲有色而又恰到分際。

瞿先生素日的修養，是這樣的：他生在離騷的出產地——湖南，他孕育在文學之環境中，從幼年時代，親從王闓運學作駢文，而清末的駢文家李慈銘及駢文類纂的作者王先謙，都是他的父執。他自己早年的修養，已經很深，而又博覽其他學問，作這部書，當然是他的餘技了。

我還要附帶介紹的，就是他曾選過一篇時代文錄（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代售）拿五十篇代表作品，來顯示文學史上之變遷痕迹。可以與這部書相互發明。我很希望他將來再費一些精力，作一部整個的別裁文學史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

劉麟生

目次

一	總論·····	一
二	從三百篇到楚詞·····	五
三	賦·····	一五
四	魏晉文與陸機·····	一九
五	駢文之論·····	二九
六	寫景文與齊梁體·····	三四
七	書札文與徐陵·····	四四
八	哀江南賦·····	五四
九	滕王閣序·····	六九
一〇	文心雕龍與史通·····	八〇

一一	唐代之駢文與古文·····	八八
一二	陸贄·····	九五
一三	李商隱·····	一〇〇
一四	宋四六·····	一〇四
一五	清駢文·····	一一一
一六	律賦與八股·····	一二一
一七	八股與駢文·····	一二五

一 總論

中國許多口語，是以駢體出之的。是先有了駢體的組織，然後變成口頭的習用語呢？還是口語在無形中採用駢體的形式呢？固然許多成語本來是以駢體組織的，後來便成了習用語。但是我們不能忘記：中國語的特點在單音。因為單音的原故，所以用駢體組成的語句，容易引起聯想與美感。古經典的多用駢句，不外這個理由。文心雕龍已經舉幾個例，如易經的『雲從龍，風從虎』，書經的『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』，此外如老子的『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』，『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』，莊子的『鷦鷯巢林，不過一枝；鸛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』都是。在口語中我們也常聽見『向天索價，就地還錢』，『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』一類的話。

大凡古來的名言佳句，必是駢偶的。阮元說得最好：『同爲一言，轉相告語，必有愆誤。故必寡

其詞，協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於記誦，無能增改。』駢偶是天賦予中國文字的特點，利用這特點，方才有許多美文。

我們近代通行的文體，究竟是什麼？我們所薰染浸潤的文風，究竟是什麼？老實說，因為科舉功令的關係，因為社會習俗的關係，一方面是所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，一方面是殘餘的駢文的孽種——八股。二者融合起來，成功一種庸濫淺熟的文格，我們便陶鎔於其中而不自覺。（註一）

（註一）古文與八股融合之說，孫星衍已創之。其序洪筠軒文鈔云：『明季以來，以八比課士，其選唐宋人文集，多取徑於時文。習見者疑爲古文定格。』

這種情形，通行了五六百年時期，不爲不久了。宜乎勢力深厚，不容易使人覺悟。於是倒把中國文學的真正黃金時代，忘在一邊了。

普通所謂駢文，大概指兩漢以至初唐這一段盛行駢偶的文章——我現在也大致是這樣解說——這一段時期中，確曾出過不少的文學天才，確曾遺留不少的傑構。他們沒有什麼義法

的拘束。就是駢偶，也並不是每句非對不可，就是用典，也不是每篇非用典不可，所用的典，也不是非叫人不懂不可。他們能細膩的親切的寫景；能密栗的說理，能宛轉的抒情。能說自己所要說的話；能說了叫人同情而不叫人作嘔。這些都是駢文裏面的好處，而近五六百年通行文體裏面所不容易找到的。

駢文應該全被這五六百年的人忘了，——除掉他的孽種八股而外——然而也沒有全忘。這是什麼原故呢？只因古文只能教人作論，只能作無用的文字，而適於現實生活的，比如寫一封客氣點的信之類，卻又非乞靈於駢文不可。所以駢文究竟不能全被抹殺。因此之故，駢文也就更不能被人真切的了解。

所以我以為如果要想懂一點中國文學，必須撇開這些束縛來欣賞駢文，來看看駢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。

這部小書，便是應這種需要而作的。

著者之意，不企圖在這裏講駢文的作法，因為駢文指南一類的書，也不算少了。而且著者之

意，以爲駢文是不可教不可學的。駢文與非駢文，根本上沒有明顯的界限。駢文也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。與其講作法，不如講看法，能看駢文，則作起文來，自然可以得一點益處。

著者也不願意用一班作文學史的作法來講駢文。因爲那樣太拘板了，太周到了，反而使讀者不能抓住問題的中心。所以只分爲若干題目，略略按他們的因果次序來說明。其中爲極力避免枝節起見，將許多人及他們的文章都割愛了。寧可受不完備的譏刺而不願意開雜貨店。

所以第一從三百篇講到離騷，以闡明駢文之起源。第二講賦的種類。第三講漢魏文體，而尤注重於陸機。第四講駢文中之論，並略及公牘文字。第五講齊梁體與寫景文，而鮑照酈道元的佳處，在此得以略加闡發。第六講書札文與徐陵。第七講哀江南賦及庾信之其他作品。第八講滕王閣序和初唐四傑之一派。第九講劉勰的文心雕龍及劉知幾的史通，因爲他二人都是文學批評家。第十講唐代駢文與古文的關繫，因而說明唐以前與唐以後文章體格的變化。第十一講開闢宋派的陸贄。第十二講李商隱。第十三講宋四六。第十四講清代的駢文，第十五講駢文的支流，就是律賦與八股。連上這篇總論，共十六篇，大約不但駢文，就由漢至唐的文學史大綱也備於此矣。

二 從三百篇到楚詞

中國古代的長篇韻文——詞賦——成熟時期，無疑的要推屈原時代了。在詩與散文未曾畫清分野以前，我們隨處可以看見後來所謂詞賦的萌芽，散布在各種文字之中。班固說：『賦者，古詩之流也，詩有六義而賦居其一。』賦當然是從古詩蛻嬗出來的。按賦之字義是鋪的意思，然則凡是鋪敘一種事實或景象的，便是賦的體裁。試舉三百篇中的君子偕老：

……玼兮玼兮，其之翟也。鬢髮如雲，不屑髢也。玉之瑱也，象之掄也。揚且之皙也。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瑳兮瑳兮，其之展也。蒙彼絢絢，是繼袿也。子之清揚，揚且之顏也。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

看他這首詩，描寫一個貴婦人的容貌態度服色，如此之出力，顯然是後來賦家所託始。再舉曹植洛神賦中描寫洛神的一段相比照。

其形也，翩若驚鴻，婉若游龍。榮曜秋菊，華茂春松。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，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。遠而望之，皎若太陽升朝霞。迫而察之，灼若夫渠出淥波。襪纖得衷，脩短合度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。延頸秀項，皓質呈露。芳澤無加，鉛華弗御。雲髻峨峨，脩眉聯娟。丹唇外朗，皓齒內鮮。明眸善睐，靨輔承權。環姿豔逸，儀靜體閑。柔情綽態，媚於語言。

經此一番對照，可以了然從詩到賦蛻嬗的痕迹。

屈原時代，何以纔是詞賦成熟的時期呢？我們先要知道南北兩民族思潮的關係。（註一）自春秋以來，南方有一個新興的民族，——就是楚。楚在南方，雖然爲中原之人所擯棄，然而以其不斷的向上努力，不獨在事功上，隱然握中原政局之重心，在文化上，也漸漸形成特殊勢力。左傳所記楚人以文學道德才能抗衡於中原士大夫的很不少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，則中原的學術都望之有遜色。國力雄厚，則文化勢力隨而增長，這是一定之理。國風裏面沒有楚風，我們無從確切知道春秋時代楚國文學精神是怎樣，然而從楚國獨有語言風俗這一點看來，知道楚國文學必有特殊性質。（註二）

(註一) 看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頁六六以下。

(註二) 左傳說鍾儀在晉操南音，又楚人謂乳穀，謂虎於菰等，皆足證明楚國另有語言。

在孔子的時代，據史記說楚昭王曾經慕孔子的大名，預備請他去，而他沒有去。孔子似乎沒有到過楚國，然而孔子已經講到南北兩民族的性格了。中庸上孔子對子路說：

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荏金華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

基於自然環境之關係，南方民族容易發揮一種流動而富於感情與想像的思想生活。所以從老子以次之思想家，多屬南人。老子的思想，影響於純文學者尙少，而莊子的思想，則確與屈原以下之南方文學派——詞賦派——有關。

如今試檢莊子之文，雖然全具散文的形式，而他的一種虛幻瀟灑之風格，實與後來詞賦相近。至於荀子，則完全以賦的體裁爲文。(註二) 莊荀雖不同家數，卻都是南方學者，可以說是南方文學由他們兩位開基了。

(註一) 荀子有賦篇。

關於屈原的身世，前人有不少的考索。但原於史文的簡略，始終不能一一詳知。但所可確言者，他的身世，當楚懷王的時代，爲楚國危急存亡之秋，也就是結束上古史而開闢中古史之一關鍵。

在春秋的末期，周初分封的同姓與功臣之國漸漸因長期的爭鬭，而呈不振的現象。惟有楚國，自春秋初期開始發展，爲不斷的努力，始終不懈，雖然經過幾次的挫折，依然能維持優越的地位，以睥睨全局。本來南方的吳越，也都駸駸有抗衡中原之勢。無奈兩下廝併的結果，終於從戰場上退了下來。在戰國時期之中，一方是齊趙韓魏燕等，爲中原舊勢力的代表；一方是新起之秦，爲西方新勢力的代表；一方便是楚，爲南方新勢力的代表。三者之中，中原舊勢力，已經不甚有振興之望，只剩有秦楚兩種之爭衡。而無奈楚國君臣都不爭氣，造成秦國獨霸之機會，屈原便在這種環境之下，感懷他的身世，而寫成無數的文學作品。

在物質上，楚國是失敗的，而在思想上，屈子的文章，與荀卿李斯的政治主張，均支配了周以

後的中國。這不能不說是中古史開場的一件很奇怪的事。

劉勰在文心雕龍的辨騷篇說：『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。奇文鬱起，其離騷哉。固已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詞家之前。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。』又說：『固知楚詞者，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。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。』他的意思，是以離騷直接詩經，而爲詞賦的開山祖。（註一）這是極恰當的論評。有離騷而後有漢人的詞賦，詞賦應用在一班的文體上，於是成爲駢文，所以講駢文，不能不託始於離騷。

（註一）文心雕龍詮賦篇又云：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詞也。

離騷一篇，據王逸章句稱爲離騷經。然而通常只以離騷爲名，離騷者猶離憂也。（史記屈賈列傳）據王逸的序說：

離騷經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原與楚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爲三閭大夫。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，王乃流屈原，原乃作離騷。

他的本事是如此。他的體裁也就是介於散文與韻文之間的，兼有紀事抒情兩種作用的長

篇文。在離騷以前，我們所知道的，還沒有過如此長篇之作。

離騷的美處，就格調而論，一在於變短句爲長句，而以兮字間隔之。於是將國風嚴肅質直的風格，一變而爲散漫紆徐宕逸飄忽。一在於文意上的往復纏綿，因爲句調的解放，所以文氣紆徐而複雜的意義都可以傳寫得委曲詳盡。一在取材的廣博，孔子說：『觀於詩，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』而離騷更於鳥獸草木而外，兼以古賢聖神靈美人爲資料。所以幻想所到，無一不可搜采，一加點綴，便呈燦爛紛披之美觀。以上三種特點，實是後來駢文家所以奉離騷爲不祧祖之原因。至於離騷篇章之美，在乎他的汪洋恣肆。似無組織而有組織，似有層次而無層次；已說的話不避重複，未完的話不遽停止。真如水流雲起，在有心無心之間。

一篇之中，先述本人的家世歷史性情志向，中述以忠直被讒，乃訴於天神賢聖，終之以遠游迴顧，不勝眷戀之情。猶恐人不能盡喻其意，篇終加以亂曰：

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鄉。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

亂者，據王逸說：『理也，所以發理詞旨總撮行要也。』篇終而加以亂，遂爲後來賦家相沿之

公式。在長篇詠歎往復之後，似乎確有加此一段以申明意旨之必要。

就他一篇之中格調意義而加以分析，則有下列五種：

一 完全敘事的，如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

一 議論的，

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惟紉夫蘭茝。何桀紂之昌披兮，夫惟捷徑以窘步。惟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

一 比興的，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蘅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俟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

一 幻想的，

跪敷衽以陳詞兮，耿吾旣得此中正。馳玉虬以乘鸞兮，溘埃風余上征。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